

陳
眉
公
金
集

陳眉公全集



中華民國
廿四年
出版

新式標點

陳眉公全集

全書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精裝一冊另加裝費二角

出版者 大道書局

發行人 方笛舫

總代發行 九州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市

分發行處 各省各書局

大道書局出版

新式標點

明代小品文六名家全集

陳眉公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
另加二角

徐文長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五元
另加二角

湯若士全集

全書四冊
精裝一冊
定價八元
另加三角

唐伯虎全集

全書一冊
精裝一冊
定價三元
另加二角

祝枝山全集

全書一冊
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
另加二角

文徵明全集

全書二冊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
另加二角

上海四馬路九州書局總發行

陳眉公全集卷十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論

左傳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癘，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周官，調人諧讎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詘。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

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豔，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薰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讎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佛氏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爲披緇托鉢。

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設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闕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於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籍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於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

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我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搏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於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嘯嘯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太子以定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托以却帝者也。夫四皓者，爲東園公、冉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此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始皇驕小，目無先生，束書於烈焰，薦儒者于鼎俎。當時魯兩先生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鷲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遊。」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之旁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讎，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有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

卒爲帝師，四皓胸中獨不有子房在乎？水溼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百年調合，四皓與子房皆天下異人也。寧有招而不出，索而復遯者耶？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耳，不爲異。况四皓齧松飲泉，近棲商山之巔者也。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隆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象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讎，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於一旦志行讎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旣借漢以報韓讎，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報楚，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讎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讎在君，讎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大抵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誰僞託而刼之帝哉？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陳眉公全集 卷十

陳眉公全集 卷十一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題詞

新柳詩社卷題詞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泣涕攀條，余夙秉心痴，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廣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題小崑山賦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聲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雁行。甫撤講壇，旋搜名利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牀茶竈，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廣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綵闥筆花，豔流貝葉，機鋒銛出，猶馳競渡之龍，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圓，看風把舵，又何妨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大字如右。

■ 題馬妓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觀葡萄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于繪事者不能。馬卿以閨秀名娼，畫風蘭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弗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 燈下畫扇有題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 題董玄宰倣雲林筆意圖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明梅道人與雲林皆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倪翁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嘗列倪畫于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幀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錢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

卦也。老氏以舌壽于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渾之之技，進于道矣。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嘆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之，偶有感題此。

題李舜卿新柳圖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藉中，欲同日棄擲。舜卿爲新柳作詩，極其供養，而又倩諸公繪圖，可謂于柳眼太覺情緣，與香山放置心腸，豈非天淵也。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余與玄宰泛游春申浦，展趙文敏桃林春色圖。玄宰摹其筆意，而又以北苑兼之，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

畫季雅扇并題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神？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

賞之。
宋侍詔蘇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游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仲舉具三昧眼，定能

題君釋畫扇

鼓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此中不見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故也。

爲朱孟博題研山

此石丈也，孟博正今之南宮，請具袍笏拜之。

題張清臣扇頭

雲山高尙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至，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大奇！

題董玄宰畫

玄宰居長安，不肯向人作一木一石，惟高僧逸民狎得之。此畫與余同游白石山下素堂，振衣叫快，遂潑墨歸而布色，真大奇也。

書吳君得扇頭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枝，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褰帶解簪，盤跚無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題畫

東坡生平，寫疎篁古木，松雪則以飛白書法爲之，皆在格外取姿，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題布袋和尚像

老漢終日荷此布袋，攘攘何處？却不如閑道人，拍掌空行，獨來獨往，如獅王相似也。

題畫羅漢

畫羅漢者，盧楞伽展子虔最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予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往龍眠道人所在之處，尙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

題眞率傳

古今眞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親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眞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皆廬全自號癡王，陸務觀自名乖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題梅墟屋壁

昔鉄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耦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疊盡燭空，囊囊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小化身耳。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道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老宿虎皮，俊流塵尾，且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祕，客有驚予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眞筆瀉醍醐者也。宋彥往返山水間，挾蜻蜓子，焚香意得，挾片楮書投蓬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書蘇長公硯銘後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于秀州項子荆家見之，蓋手書真蹟也。乃知老仙遺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秋水自少時，便于古帖磨挐，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莫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褫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于書獨費苦心，故秋水亦得其家傳一脈。乃公病時，諸筭零星，諸子爭豔得之，獨廷韓先亡，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書袁石公瓶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擢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題哀冊

余於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寫楮河南哀冊，行于浙中，蓋有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爲建先題。

此刻在元美公小祇園藏經閣下撲邀落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眞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皆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況他氏子哉？世故有法書名畫，竟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者，何限乃知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丁未腊日，建先見訪，及立春而別，信宿山寮，無一閒雜市話。種梅之暇，出此屬跋，小記數言，俟異日重來，更作百尺樓上語也。

跋

跋扇頭畫

余不解繪事，偶過希台世兄齋次，出莫方伯書扇索畫，爲拈筆一布小景。方伯詩中畫，余畫中詩，蓋兩相生耳。

跋蘇長公帖尾

吾昔借漢陰楚頌帖，欲臨摹之。及是帖從友人家三年而歸，余不知亦有楚頌在尾。旣省鈎搨，復得柑橘三百，又一亭可喜也。

又跋